

余源培·夏耕 著

社会主义 的 历史辩证法

辽宁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中国 丛书

贾非贤·余源培
主 编

社会主义 的 历史辩证法

余源培·夏 耕 著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丛书

贾非贤 余源培 主编

社会主义的历史辩证法

余源培 夏耕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印数: 1—1,203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中男

责任校对: 王淑芬

封面设计: 安今生

ISBN 7-5382-1246-5/A·12

定价: 3.00元

绕过“卡夫丁峡谷”

——代序

历史上有些富涵哲理的典故，往往是未经雕琢的瑰宝，不过，只要它再度被某一伟大的历史事变赋予新意，人们就能够开掘它那鲜为人知的内涵，真正领悟它的深刻意蕴。

“通过卡夫丁峡谷”属于这一类的历史典故。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野心勃勃的早期罗马共和国，在以军事征伐统一意大利诸邦的进程中，乘着与他们的北方劲敌伊达拉里亚人、高卢人和沃尔斯奇人的战事稍憩，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把进攻重点转移到意大利南方的第勒尼安海的沿海地区，富庶的坎佩尼亚，引发了罗马军队与当地的萨莫奈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卡普亚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遭到伏击，被迫投降，打了胜仗的萨莫奈人强迫罗马战俘通过“牛轭”，以示对战败军的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由此得名，并被引伸为蒙受胯下之辱。

两千余年后，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时，引用了这一典故，形象地指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俄国，既保留着农村公社古老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又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氛围中,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它有可能不重复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①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样,他在自己的晚年,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东方一些国家特殊国情的考察,首次提出了落后国家有可能逾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先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充满了历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它将引导人类社会走过从原始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历程,完成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具有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历史不是直线式或单线条地向前发展,在朝向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仅以独特的形式表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以独特的方式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最佳途径,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驱动,某些国家和民族有可能逾越某个历史阶段,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事业又是多样性的统一,有差异的统一。

这就是绕过“卡夫丁峡谷”的辩证法,这就是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63年版)436页。

注:以下凡引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除有注明外,均根据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列宁文稿》,1960年版的《列宁选集》。

历史雄辩地证明，马克思的这一科学假设，通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今天，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社会主义已成为人们摆脱贫穷、建设自己新生活的强大动力，成为人们更新自己的社会生活内容，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命之源，成为亿万人民群众顶住压力、克服暂时困难，迎接社会主义高潮再次到来的精神支柱。

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这就需要人们坚定信念、不畏艰辛、勤于探索、勇于开拓，我们相信，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一定能够把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付诸实现，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愿以此与读者共勉。

目 录

绕过“卡夫丁峡谷”

——代序·····	1
-----------	---

第一章 新社会的生长点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	1
一、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朝向·····	2
二、视野的扩展：马克思将目光转向东方社会·····	8
三、俄国：不能失去发展的最好时机·····	15
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认识	
——围绕对印度农村公社的考察·····	24
五、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俄国：	
落后民族有可能后来居上·····	29
六、历史上没有纯粹的一般	
——俄国可以绕过“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35

第二章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43

一、对主观社会学的批驳：	
--------------	--

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43
二、普列汉诺夫的悲剧：学究主义的盲目症·····	50
三、帝国主义时代全新的民主革命理论	
——1905年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策略·····	58
四、一国胜利学说的提出：	
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	65
五、苏汉诺夫：对历史的辩证法一窍不通·····	69
六、对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嘱托：共产主义的	
一般原理要适应本国的特殊条件·····	74
第三章 中国革命的航程·····	78
一、先生为什么总是打学生？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79
二、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特点：	
半殖民地半封建·····	87
三、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95
四、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	103
第四章 设想和现实的冲突：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	111
一、新的历史课题：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111
二、列宁在俄国的探索·····	115
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常见病：急于求成·····	123
四、我们已经绕过“卡夫丁峡谷”：	
倒退没有出路·····	132

第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39
一、邓小平的谋略：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139
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152
三、认识的飞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164
结束语	172

第一章 新社会的生长点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

1874年隆冬的一天，马克思在他的伦敦寓所，接待了一位来自东方的客人，俄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对马克思来说，与俄国的革命家、学者、朋友们的交往，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一席兴致勃勃的交谈，仍使他感到意犹未尽，随后陷入了深思。

其实，如果再往前追溯，人们对马克思如此重视与熟谙东方社会的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拉甫洛夫、尼·弗·丹尼尔逊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异了。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起，尤其是随着他的巨著《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问世，他不仅对自己曾经表述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命运殊为关心，更希望自己建立在全面、科学地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基础上的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能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就使他将视野扩展至西欧地域以外，在指导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同时，密切关注当时仍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 and 民族的一系列社会事变，纵深探索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种种特殊表现。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东方社会，广义上指相对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地域上处于西欧东面，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在近代历史上经济比较落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国家和民族，其中尤以印度、俄国和中国最为典型。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基本趋势同东方国家特殊国情的结合点上，对东方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现状和历史渊源，进行了多层面的透视。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他不仅充实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使唯物史观学说更臻于严密和科学，而且，通过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东方社会，尤其是俄国社会的特殊表现的剖析，他感到，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俄国，存在着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能性。

历史总是青睐那些与先进阶级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攸关的思想理论结晶。一个多世纪前，由马克思开始的对东方社会的理论研究，不仅拉开了东方国家可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的帷幕，使“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现实，而且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让我们就从重温马克思的这些理论探索开始，循由他的思想规迹，抓住他探讨问题的思想脉络，学习他研究、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方法。

一、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朝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的歪曲，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

视野，唯心主义世界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一直占居统治地位。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家奥古斯汀认为，社会是由创世主创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盛亡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近代进步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则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这种神道主义的世界观，指出：主宰社会的不是神或神的意志，而是生而平等的人性、人类理性，因而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张扬人道主义原则，鼓吹建立反封建、反神权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应当承认，他们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用人性反对神性，肯定人的理性力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用人的思想、动机、意志等精神因素来解释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认为人的精神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因而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即便是提出过一些很有见地的合理思想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一涉及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等问题，也往往由对社会历史的某些表面现象的认识，滑向唯心主义，并最终导致错误的结论。在这方面，法国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方面，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决定意见”，不良的社会风气、道德风尚是由恶劣的环境造成的，因此，改造社会风气，必须从改变环境开始，通过改变环境作用于人，来实现社会风气的转变；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不懂得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是社会环境的前提条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因而他不是从改变社会经济关系着手，从社会环境的经济生活中去寻找社会邪恶的根源，相反，却认为，社会邪恶植根于现存的法律关系中，而法律则是由人的理性制定的。这样，经过理论上的循环解释，他又得出了“意见支配世界”的错误结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史观。

在唯心史观的支配下，人们不是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物质的、客观的、不以个人意志或社会意识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

程”，却错误地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界，是因为，在历史活动中，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自觉能动性的人，因而人的理性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按照各自的预期目的从事活动，各个人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之间的相互冲突，预期目的与行动结果的相互抵销，使得社会历史成了情状各异，纯属偶然的个别事件的堆积。于是，从唯心史观——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的世界观出发，他们否认社会领域有历史必然性可言，否认存在着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不同凡响地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不是人们（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表面的或者真实的思想动机，在人们的思想动机背后，必定还有值得后人努力去探究的动力。但是，他不是从社会内部、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而是将“绝对理念”从外部输入社会历史进程，把它视作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企图通过绝对理念的演变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迁。他认为，社会历史是“世界精神”在时空中的展开过程，它由东方向西方发展，经过古希腊古罗马，直至日耳曼民族，最终完成圆圈式的运动，达到了“绝对精神”的顶峰。他指出，由于“世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因而它又是无数的精神个体在历史活动中追求自己预期目的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性和个别因素；但同时，偶然的東西又是必然的，是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的，也就是说，充斥历史领域的偶然因素和个别因素，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世界精神”的体现，是“世界精神”在运动过程中派生出来的。根据这一观点，他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的结论，换言之，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猜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一般与特殊、个别的辩证关

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合理内核，同时又批判了他的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实质：“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①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吸取，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一次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和概括了新的社会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创立了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思想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社会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前提不可能是思想观念或其他什么，而只能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作为现实的人和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②将“物质生活条件”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区分出来，把它作为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区别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并在科学的基础上，用物质关系去说明思想关系，制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诸多物质生活条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最基本的，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决定性条件，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构成了唯物史观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从生产发展的辩证运动中，他们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是如何决定历史发展的。他们指出，人们的生产活动表现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活动表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23页。

^② 同上，第1卷24页。

为一定的生产力，代表着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又发生了一定的社会交往，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又是进行生产的必要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与它相适应的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渐渐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为新的交往形式所取代。通过对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考察，他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了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历史的发展之后，进一步指出，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交往关系的更新、市民社会的变化实现的，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③它决定了国家及其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及其变化发展，所以，必须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释思想的上层建筑、政治的上层建筑，并且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虽然他们使用的术语还不够精确，比如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来表示“生产关系”，用“市民社会”来表示“经济基础”，但实际上已经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并把它们看成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它不仅使社会历史理论第一次成为科学，从而为研究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而且使人们有可能在总体上把社会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页、34页、41页。

历史看作是合乎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通过对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形态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研究，揭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朝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历史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他们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① 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人们相互之间、各民族之间、各国之间的社会交往，因此，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阶级。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将资本主义社会推向它的反面，使得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的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无法容纳迅猛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它以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它同样具有历史的暂时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

“它首先产生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通过对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客观经济运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向人们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朝向——社会主义——的不可逆转之势。就此而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意味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2页。

^② 同上，263页。

律和基本趋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经过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观上引起革命变革的伟大意义的集中体现。

二、视野的扩展：马克思将目光转向东方社会

马克思的绕过“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着十九世纪中叶的变幻风云，他结合自己亲身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问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理论思考。

众所周知，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主要致力于创立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工作。从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①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起，直至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阐发越来越臻于严密，并在《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第一次作了经典式的科学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8页。